

讲台不了情

□ 李强

3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里,经历了七月酷暑中的高考洗礼,我的分数略微超过统招分数线。十八岁,青春懵懂,单纯得如一张纸,顺了母亲的话,我选择了师范院校。

两年时间飞逝而过,又是一个夏天里,20岁的我从师专毕业,被分到了离县城30多里地的金店中学。

在办完报到手续之后,我又得到通知,因县教师进修学校和职教中心合并,师资力量基础薄弱,我被借调到职教中心,负责中师班的教学任务。

所谓的中师班,是县里当时为了解决基层教师缺乏的现状,在教育政策内面向民办教师群体开设的中专学历的全日制班级。如此一来,本以为自己会在乡镇中学当“孩子王”,没成想成了教“孩子王”的“王中王”了。

当时教务处安排我接替刚退休的张老师,负责中师1班和2班的教育学课程。两个班级一共有100多名学员。我手头仅有一本课本,参考资料完全为零。记得我为了准备第一节课,绞尽脑汁备课查找资料,结果在课堂上还不到30分钟就讲完了所有内容,我很尴尬,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缓解气氛,只好让同学们预习下一课的内容,就这么的在教室里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刻钟……

因为中师班的生源侧重民办教师,所以班级很有特点,大部分都是已经成家的人,所有的学员年龄都比我大,其中还有一位学员,我竟然和她儿子在师专是同学。他们衣着朴素,生活节俭,上学之

前大部分都在农村基层的小学教书育人,工资微薄,还要负担家里的农活儿,养家糊口,能来上这个学校,很多人都是想通过这条路改变待遇、改变命运。

尽管年龄相差悬殊,但学员们很尊重我,都叫我“小李老师”。《教育学》传授的都是一些教育理论,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枯燥,课堂上照本宣科念下来,不光是学员感觉没意思,我在讲台上也感觉很没劲。除了在备课时努力为每一条理论添加实例或者说明以外,我就在课后时间段上做文章:有时按照学号顺序,每人讲一段笑话,让他们锻炼口头演讲能力,培养自信;有时我把日常搜集整理的容易读错的字词写到黑板上,让学生们辨识;有时把方言中的字词向学生做展示,比如“火爨”“擤鼻涕”“烩馒头”“薅草”“取灯儿”等等,大家对这种模式表现出极大的乐趣,我和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也随着一次次课堂互动变得融洽丝滑。

学员们与我说话很随便,课前课后闲暇,常有年纪稍长的学员跟我开玩笑:“小李老师,您有没有对象啊?我给您介绍一个怎么样?”要不就是向我讨根烟抽——小李老师,来来来,把您的“好烟”给发一袋呗。记得那时我月工资222.5元,经常买的烟是“白灵芝”,一块二一盒,而他们这些老烟民抽的多是7毛钱的“荷花”,或是两毛三的“马缨花”,更有“资深”的是买烟叶子,抽的是一抻长的小铜烟袋锅,并美其名曰“一口香”。呵呵,在他们眼里,那时候的我,也许更像一个小儿弟吧……

我上课定了一个规矩,如果不愿意听讲,可以随时出教室去,但

不能影响其他人听课和学习。1班里有 个来自半山区的老师,一上课就打瞌睡,一次两次的没什么,时间长了我就很关注他,旁敲侧击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,仿佛就是跟老师“对着干”,于是心里想了好几个“惩治方案”,要加以改观。后来才知道,他家庭情况挺不好,老婆孩子一大家都需要他来养活,上学的学费大部分都是借来的,还有一部分是贷的银行的款,白天他在学校听课,晚上则去小煤窑打工挣钱。听完他的境遇,我暗自庆幸没有实施我的“惩治”手段,否则我会背一辈子的负疚感的。

2班担任班主任的赵老师扭伤了腰,临时让我帮忙照看一下班级,恰逢教师节十周年,学校组织了一场文艺汇演,我们班级里一个有文艺基础的女生自告奋勇担任编导,打算跳一个藏族舞蹈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。演员一共是6名,舞蹈动作就是一些很简单的手臂动作,加上旋转和队列变化,练了好长时间,总感觉舞蹈队的舞姿里缺点什么东西,后来才发现,队员们过于紧张,面部表情太过板正。于是我就指导他们放松面部表情,嘴角上翘,始终保持微笑,要表现出藏族同胞那种喜庆自豪的欢快。就这么一点改变,整个舞蹈的精气神一下子就有了飞跃。我们这个舞蹈在汇演上拿了一个一等奖,队员们捧着锦旗笑得合不拢嘴,一个劲儿地夸我:“小李老师,你还挺有一套!”

第一个学年快结束时,县委和政府机关招考文秘人员,和我一个宿舍的老师很热情地鼓动我一起去参加笔试,没成想竟然成功“上岸”。调令下来的那天,我单

独去班级里转了转,虽然和他们相处仅仅几个月,现在面临离别,心里竟然有一股莫名的小酸楚。那节课是自习,学员们听说我要调到政府上班,七嘴八舌地和我道别,直到我走到操场处,回头还能看到好几个学员站在窗户外目送我,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整整存在了30年!

又是数年光景,我成了家,又在机缘巧合下考到了人民法院,成了一名带大檐帽、穿带肩章制服的法院人。一次,我和媳妇去市场买东西,马路对面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大声喊我:李老师,李老师!待二人推着车子到我身边,才认出他俩是中师1班的学员,谈话中得知,中师班毕业后被分到了山区的一所小学,工资待遇什么的都挺满意,这次是来城区的一所学校参加一个监考任务,回去顺便为学校采购一些笤帚、簸箕、墨水、油漆等用品,在街上看见我了,赶紧打招呼。我给媳妇介绍,他俩是我的学生,媳妇有些惊讶:他俩岁数这么大,竟然是你的学生?两人一本正经地幽默:师娘,我们小李老师说的都是真的!一句话说得媳妇红了脸……

在法院的岁月中,与我的学生们邂逅了好多次,有的是来法院找我咨询法律问题,有的是我在下乡办案或是到学校讲法治课时遇到,他们之中,有一少部分成为了基层小学负责人,但大部分都是以普通教师的身份在基层默默发挥着教书育人的职责。他们朴实而又坚强,无私而又乐观,他们存在于我的人生中,是我那段教师生涯里非常美丽动听的乐符。

(作者单位:内丘县人民法院)

□ 王殿希

最近的某一天,我像往常一样,在傍晚天气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,到菜地劳作。刚到菜地,就有一只鸟不停地叫着,在我头顶飞来飞去。当我开始将过季的白不老豆角秧子从搭好的竹竿架上清除时,头顶的那只鸟叫得更激烈了。我有些纳闷,它的叫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我继续清除架子上的豆角秧,一直清到最后两棵秧子的时候,赫然发现架子上三角捆绑交叉的地方,稳稳地支着一个鸟窝,掩藏在茂盛的豆角叶子下。我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那只鸟的叫声,是在警告:“小心呀!小心,别动我的孩子!”为母则刚!可惜,我哪听得懂鸟类的警告啊!

我实在没想到,鸟会把窝搭在菜架上。可是,半个秧子已被我剪了下来,只剩下半截有鸟窝的部分。我踮起脚尖看了看,鸟窝里居然真有四颗灰白且有点花褐色的鸟蛋,比鹌鹑蛋要小一些。鸟窝是用棉麻丝、枝叶、兽毛一类的物质精心密织而成,柔软、保暖且坚固。我深感懊悔,差点毁掉这个鸟窝。幸亏,我出手较轻,慢条斯理地清理着,直到发现那个鸟窝。若是奋力一扯,倾巢之下,安有完卵?

鸟还在惊恐甚至有些愤怒地叫着。我忍不住喊起来:这儿有一个鸟窝!与我一样在菜地劳作的菜友们,闻声后,纷纷过来观看,并啧啧称奇:“你中奖了,这块菜地是福地,是风水宝地,鸟都看中了,来你这里作窝了。”你别说,我真有点沾沾自喜。我觉得,鸟能选择我做邻居,可能是看我来菜地不是很频繁,让它有安全感;要不就是觉得我是个佛系的良善之人,能容得下它和它的孩子们。也许,鸟真的能识人。

我为自己的谨慎进而保全了小鸟一家感到庆幸。这么想着的时候,我开始加固鸟窝,在鸟窝周围绑上一些豆角秧子,在鸟窝的上方固定住一些向日葵大叶子,给鸟窝做成了遮雨棚,留好出口。我尽量保持鸟窝的原貌不动,不然,鸟妈妈找不到或不认识这个鸟窝就麻烦了。做完这些,我退到一旁的菜地,开始劳作。适才头顶的那只鸟不再急切地叫了,而是蹦蹦跳跳一点点靠近,跳上架子,试探性地察看鸟窝。

过了两三天,我来到菜地。欣喜的是,鸟窝还在,见有人来,鸟从窝里飞出来,落在一旁的架子上,急切而又不放心地叫着,这是一只警戒的声音。我又踮起脚尖看了看,鸟窝里只剩下三个鸟蛋。咦?怎么少了一个?是鸟窝倾斜,掉出去一颗?我小心翼翼地扶正鸟窝,再次加固一下后,到离鸟窝远一点的菜地,开始除草、摘菜,天黑后离开。

又过了几天,我再次来到菜地。没想到,鸟窝里居然多出来两只嗷嗷待哺的小鸟,羽毛没长全,全身肉红色,两只小嘴向上张开,不停地叫,等着投喂的样子。奇怪的是,鸟窝里只有两只小鸟,另一只鸟蛋没孵出小鸟?被先孵出来的小鸟把没孵出来的鸟蛋不小心蹬出窝外?大鸟一定是出去觅食了。白居易的《鸟》曰:“劝君莫打枝头鸟,子在巢中望母归。”鸟妈妈的短暂离开,对小鸟来说,充满危险,那种“子盼母归”的殷切期待,与人何异?

这是一种什么鸟?其实,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,我没有及时给鸟拍照,按图搜索它的名字。它曾经和我在很近的距离内,对峙过。又过了几天,再来菜地时,发现那两只小鸟已经不再是嗷嗷待哺的样子,而是羽翼丰满,安静地藏在窝里。小鸟已经长大了不少,那只鸟窝,仅能容纳两只小鸟。我很欣慰,它们看起来很结实,一定能活下来了。这么想着的时候,我就开心起来,摘菜的节奏也加快了。

等到再来时,鸟窝里的小鸟飞走了——我百分百自信地认为,小鸟一定是跟着鸟妈妈飞走了。可能是直接起飞,也可能是落地后稍加练习后再起飞。反正,它们肯定是安全地飞走了。我想,同在蓝天下,要敬畏自然,鸟类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,保护好鸟类以及它们的栖息地,就是保护我们生存的家园。

至此,我的菜架上仅剩一个空巢。不过,鸟借福地作窝孵仔的几个月里,我见证了生命的奇迹。在这个充满烟火味儿的小菜园儿里,勤劳的菜友们与鸟儿和睦共处,没有人去惊扰和破坏鸟窝。在喧嚣的都市,我们渴望一片安静的角落,鸟儿用它们的天籁之音带来美好与欢乐,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宁静与满足,也绘就了一幅幅美丽的自然生态画卷。

(作者单位:保定市人民检察院)

母亲的桃花源

□ 谢铃

常听母亲讲,等自己退休了,再也不用每天早八晚五地奔波了,找一块清静的地儿,闲事少管,闲心少操,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不知道母亲的心中是否有诗和远方,但是我猜想,她的心里一定住着一个桃花源。

母亲在企业当了多年的会计。退休后,她在自家的楼顶上开辟出一块小小的园地。园中有应季的蔬菜,当然还有各色的花。忙完家务的时候,母亲总是和父亲来到园子里,给花浇浇水,给菜松松土,再给向上爬的藤蔓拴拴绳子,一待就是老半天。别看园子不大,却有柿子红、油菜绿、茄子紫,真是绿肥红瘦,风景这边独好。

有时候我来看望父母,总是在园子里才找到他们忙碌的身影。看着他们用心伺弄着小苗在春天里展叶、在夏天里开花、在秋天里结瓜,如同呵护着自己的小外孙一点点地长大,那么的有爱心、那么的有耐心,仿佛就是在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

父母热衷于劳动,让我们有时喜忧参半。喜的是他们快乐地忙碌着,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,也让我们沾光;忧的是他们一忙起来就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。

有一次,我看到母亲一瘸一拐地在给豆角支杆绑绳,我既生气又心疼,责备他们:“种地重要还是身体重要?你干活腿就不疼了吧?”虽然嘴上说着气话,但自己还是想过来帮忙。没想到母亲直接拒绝了我:“你啥也不会,可别给我帮倒忙。”母亲的嘴不饶人,但是心里却装着很多人。

每次从母亲家里回来,她总是一边唠叨一边往我的袋子里装菜:这草莓没打过农药,给我的小外孙子吃;这油菜嫩着呢,等女婿下班回来,你给他炖点排骨;这一袋子小西红柿就留给馋嘴的你吧……我调皮地笑了,说“还是我妈妈”。母亲退休后,记忆力不如以前了,但是,这一大家子人谁爱吃啥她都记得住,都在她的心里。

母亲总是笑着说,她一辈子都在企业摸爬滚打,如今退休了,终于可以静下心来,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虽然种菜有些累,但是能锻炼身体,身体好了就让孩子少担心,关键还能让全家人吃上放心的蔬菜,有益健康。他们的内心就会很高兴,很有成就感,疲惫也会一扫而空。

心中若有桃花源,何处不是水云间?我才知道,母亲的桃花源不仅在园子里,更在自己的心里。那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,而是沾染着人间烟火、幸福安详的每一个日子。

母亲的桃花源,不仅种花种菜,也种植爱!

(作者单位:武安市人民检察院)



画里乡村

张丽颖 摄

(作者单位:博野县人民法院)

援疆在和硕 岁月成诗行

□ 赵智鹏

初抵和硕县 心潮似浪涌

一个月前,怀揣着对新疆的憧憬与对未知的渴求,我毅然踏上了援疆的征途。当飞机平稳降落在这片既陌生又满怀期待的土地时,我深切地知晓,未来的时光注定是一场极具意义的挑战与探寻之旅。

踏入和硕县人民检察院的那一刻,领导与同事们热情如春风拂面。单位早已精心为我们备齐了各类生活用品,舒适的住宿环境、美味可口的饭菜,瞬间让我体悟到了大家庭的融融暖意。

多彩和硕 木兰精神熠熠生辉

和硕县,虽早有耳闻,然而唯有亲身置身其间,方能领略其风景的壮

美和地域的广袤无垠。和硕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,天山南麓,北依天山,南濒博斯腾湖。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,曾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危须国所在地,亦是古“丝绸之路”的重要通道。

这里有中国重要的核试验指挥中心与研究基地——马兰基地,曾经孕育出伟大的“两弹一星”精神以及“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”的马兰精神。每当念及先辈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,默默无闻、毫无保留地将一生奉献给伟大事业之时,敬佩之意便在心底油然而生,不禁精神抖擞,矢志向前辈们看齐,自觉发挥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
积极融入 激情燃烧的岁月

按照和硕县检察院党组的安排,我被分配到第一检察部工作,次日,便迅速进入工作状态,先后参加检察

官联席会3次,研讨案件4件,参与公检法联席会2次,办理案件质量评查4件。其中,协助办理一起涉嫌诈骗案件,我和主任马慧英一起提讯犯罪嫌疑人,针对继续补充侦查提出意见。

与此同时,我努力适应全新的工作环境,不断熟悉和硕县检察院的部门职责与业务特点。因两地部门分工存在差异,这里部分案件类型于我而言,此前接触比较少,这反倒使我燃起了更为强烈的学习热情。

除了专注于办案,我还积极参加禁毒宣传活动,通过发放宣传手册、为过往群众悉心讲解毒品的危害,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,使人们远离毒品犯罪,共同营造健康、安全、和谐的社会环境。

不久,我还有幸参与博斯腾湖金沙滩旅游开幕式的龙舟赛活动,对于一个妥妥北方人而言,第一次龙舟击鼓着实新奇。即便冒着高温酷暑进行训练,队友们亦毫无怨言,认真备赛、

齐心协力,最终圆满完成任务。

工作之余,我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,全面提升自身政治和法学素养,积极参加机关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。不知不觉间,已参加自治区视频培训和讲堂10余次,不仅持续深化了对刑事诉讼原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研讨学习,还促使检察业务水平“水涨船高”有了质的飞跃。

奋发向上 不负星光勇向前

转瞬之间,来到新疆已经一个多月,这里的经历让我渐渐喜欢上了和硕,同时激励我持续奋发向上、砥砺前行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将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结合当地实际,充分施展自身专长,与和硕检察人一起团结奋进、不负星光,为新疆的检察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。

(作者单位:尉县人民法院)